

浮生若茶

□ 许永强

每天晚上静坐桌边，沉湎于悠长缠绵的萨克斯小调里。接着泡一杯茶，轻轻地啜，浅浅地品。其间翻上几页书，茶香书香便一起涌来，那韵味便醉了自己。任由乐曲流连于心中，思绪便凝于心头，日间染上满心的深沉亦驱散怠倦，乐声渐而穿透灵魂而无了音乐，茶香或心口以致飘渺而离。心中渐由茶的氤氲暖化了許多，平和了許多，也深醉了許多。就唱响所有的沉寂。饮得久了，你就会发现：浮生若茶！这绿色的小星星恰合着禅样的深邃与人生哲理。

想起先前山裡上的品从新芽，纯纯而又醇厚，带着天生的清深，立在自然的风中，没波澜之清境，集草木之精髓。如若一株乌龙茶或黄山云雾茶树，倘生于苦寒冻顶，一年一度绽放出冰珠清玉底之嫩芽，为千辛万苦采茶女的纤纤指所采摘，捲曲而旋，又或清心寡欲的茶人悉心精耕培植成一簇簇香茗。尔后被精心，掐住、包住，方有这一团一团雄心与人之肺之意境、涤荡人生之感叹。

的茶叶。

之后便辗转千组，被挑选被揉捏被嗅闻被收藏被品味，行之于千变万化的场合，待之以各式各样的人生际遇。上得厅堂楼阁庭宇也好；粗瓷大碗大口畅饮也好；素雅宜宾精妙小盒亦可。只要懂得起茶具，皆合乎喝茶者的心境。如有大苦大悲者断不会自寻茶喝的。他们只适于饮茶。

茶被沸腾的水冲之泡之，在杯子里摇曳，展示自己的容颜，似美发一样飞散，如鸟羽一般飘零，每一滴都在阳光下释放着深邃的清香，饱受熏蒸的茶叶在沸水的浸润下沉浮游走上下下，一缕缕更醇更醇的人茶香负地升华于口中的滋味，在有限与无限的空间里弥漫着。

此刻，茶是水的魂，茶水是人的魄。茶汁润泽口腔之间，两颊舒展溢漫生津，再喝再模水，反反复复，茶叶香中带苦，苦中见涩，涩中有甘，未了渐浓淡淡，轻松中悠长回味，啜饮中而忘却时间与杂事。若是遇上善思的智者或抱合诗性的书生，就会惊叹周围

生命的升落。被自然界的斑斓与恬朴所感动：就会想象山野的呼吸清新，山泉的叹息幽幽，山路泥土的纷纷扬扬。以及母亲慈爱的手掌留下的茶香墨墨，就会在风中听闻音乐：就会于清贫的苦涩中品出快乐；就会在迷蒙的双脚中开启希望。萌动起生命的整个春天……

沸水冲冲续续。茶叶沉沉浮浮，水色深深浅浅。茶时直至释放出它竭尽献出的一切。释出了它含着的春雨的清幽，夏日的炽热，秋风的醇厚，冬雪的清冽；释出了它保存的最后一丝丝青春光华，尔后即被抛于院落或做了花肥。

细思之，浮生真的若茶，我们何尝不是一撮生命的清茶？而命运又何尝不是各种淬炼茶叶的水？在匆匆的脚步中，品味味过成长的快乐，也遭遇过痛苦的坎坷经历，最终生于泥土又归于泥土。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否能像茶留下一脉脉人生的幽香，你漫于某个时空浓郁亦或是某些人的灵魂深处？



■ 小 | 小 | 视 | 香 | 台 |

爷爷和孙子

□ 张晓玲

八十三岁的张爷爷把攒回来的8000块钱刚放进抽屉，儿子就进了门：“爸，您怎么啦？”

“儿子问：‘爸，我媳妇呢？’‘出去了，找她有事吗？’儿子笑笑说：‘没事，找您有事。’

“什么事？”张爷爷为自己泡了一杯茉莉花茶，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拟了一口将水杯放在茶几上。“爸，您孙子处了个女朋友，人家说没房子就不结婚，孩子眼看就30了，再不结婚，都耽误您四代同堂了。”“买房子需要多少钱？”张爷爷端起水杯又放下，“30万。”“知道了，我和你妈合计合计，把钱给你送过去。”儿子轻后高高兴兴地走了。

半年之后，一天下午，儿媳妇进门的第一句话就问：“爸，我媳妇呢？”

“出去了，找她有事吗？”儿媳妇笑笑说：“没事，我找您有事。”“什么事？”“爸，您孙媳妇说没车子就不结婚，再不结婚，恐怕真就耽误您四代同堂了。”“买车需要多少钱？”“30万。”“知道了，我和你妈合计合计，把钱送过去。”儿媳妇听后高高兴兴地走了。

转眼到了年底。一天上午，张爷爷在客厅看电视，他的奶奶在沙发上数麻雀。门响，张奶奶扭头朝门口一看：“呀，大孙子回来了，好几个月没回家看

奶奶了。快坐下，让我看看。”见到大孙子，张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奶奶，我结婚了，您孙媳妇看中一套沙发和餐桌，我实在是没钱买了，她说买不上就不跟我结婚。”

张爷爷问道：“需要多少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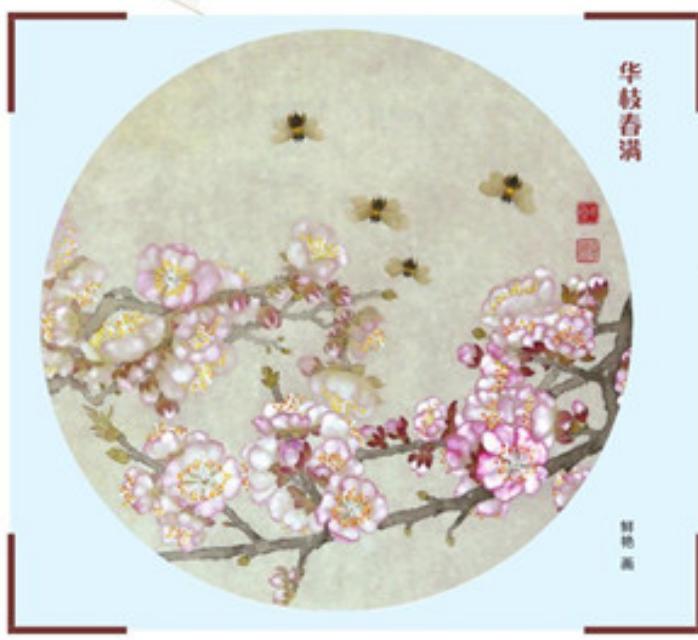
“16万，爸爸。您孙媳妇看中的红木沙发，是可以保值的。餐桌是水曲柳的。”孙子说。

张奶奶说话了：“老头子，咱不是还有15万吗？都嫌贵，不够的自己想办法。要不然咱们真看不到四世同堂了。咱俩每月都有工资，没事的。”

张爷爷沉默了一会说：“好吧。我和你奶奶一辈子的积蓄都给你们买房买车买家具了。”说完掏出一张15万的存折放在了孙子手里。

快要过年的时候，一天早上，张爷爷出去买菜，回来的路上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得张爷爷失语，女儿和孙子把他送进医院。张爷爷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去世了。

张爷爷住院期间，儿子、儿媳、孙子一次也没来看过他。儿子本想安排好手头的工作，就去医院陪伴父亲，只是张爷爷再也没有给他机会，张爷爷直到去世，眼睛还望着门口……



上个月，工雷打到银行多

次。回到家，张工告诉老婆：

“钱打过去了。”

妻从银行查询回函，提出质疑：“钱怎么少了，还有的钱呢？”

张工说：“财务扣去了。”

“凭啥？”妻问。

张工说：“迟到一分钟都扣钱的。”

“那也不会少一两百块钱

事。”

“家里又没让你说话，怎

么会迟到？”妻疑惑。

张工说：“每次晚过去看

我的，她就拉住我聊东聊西，

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结果就

迟到了。那次我是整个月迟

到才扣的……”

“哎！这扣得也太多了！”

妻说：“以后我去看你吧！”

这个月，工雷又打进银行

说：“这个月都是我去看你，你

没迟到啊！”

张工说：“病假一天，事假

一天，这些假都得扣钱的！”

“病假一天是没扣，事假

一天你干嘛去了？”妻问。

张工如实说：“那天我等

吗去医院看病了。”

“啊！她啥时候生病了我

咋不知道？”妻解下雨伞上的

围裙，说：“干脆我把你接过来，就此止步。”

清明

□ 林晓波

清明，就是不一样的春天，所有的花都佩戴在骨肉上。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停下手忙的脚步回望，仍仿佛是亲人的身影和不一样的表情。

一阵又一阵春风拂过，反复抚摸美好的记忆。清淡的月光，慰藉一些苟且作诗的宿醉。

就在这一天，漫山遍野都在抒情。坟头上的情绪十分茂盛，就连牵草也在风中激动无比。

一朵小小的野花，就让我们默读很久。

二

古老山岭依旧起伏，就是家谱最生动的插图。

根极大的树，是弯曲而正宗的孝子。它们日夜站在亲人的坟前，真切的思念已经重开鲜花。而一束花，就可以让它们的枝条弯曲、颤抖。

在春风中沉寂，如我半惊半醉的双臂。一些似曾相识的鸟儿归来，就在熟悉的枝头呼鸣，或许看见了遥远的童年和遗落的童心。

恍惚间，天堂传来母亲的几声呼唤。父亲新丽在人间的一把老二胡在颤，在轻吟在空山鸟语，直到深夜漫出二泉映月。

我心中的江河水，在缓缓流淌。

三

清明时节，何必要雨纷纷。

与命无关。也可以蝴蝶舞蝶满天飞。向尾巴草摆摆几品品尝，闻到脸上就是熟透。

清明，古自以来与祭奠有关。

就在这一天，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听听祖先的遗言——

水润到水，更润。天润到天，更明。

■ 特|笔|

空村

□ 杨进富

许多人，在正月里一拥而上，就不见了。村中的那些房舍，紧闭着嘴，傻瓜一样地站着，一言不发。

我路过它们，像一个远远而来的乞讨者，没有谁开门，施舍一碗乡愁。

好像拾起一块碎瓦片，像凡尘，在墙上画一些大人和小孩，画一些猪、牛、羊、狗、鸡、鸭、兔和丝瓜。

白衣古镇

□ 李志

我想我还能再写一些诗作，比如你的前世今生，比如你生生不息的飞翔。

彩霞高飞，蒸蒸天空的蓝，那逝去而复得的文明，顺着沙滩的柔软，分明藏着喜悦。

时光太过浅远，所有那些都不及此刻真实，在你怀里，触碰最柔美的部分，去游，就此止步。



征稿启事

我也这是这个章

□ 杨安中